

◎百家

俯拾枝叶园的灵光 (三首) 峭岩(北京)

枝叶园拾萃

脚步踩踏的一尘一埃
归属一个律动
沉下心海又跃升一朵朵心浪
交织着,敲击谁的胸口

这里所有的枝枝叶叶
都有嘴巴和耳朵
它们都在悄悄传递和倾听
雨打竹枝的古韵

有一缕光芒来自远方
聚焦人间烟火又收敛福祉的神灵
那些叶子上的露珠
映照身后的流水沉默的山峦

我接过竹叶上的一滴露水
滚动在掌心,圆润过所有的日子

我们走进又走出
不会走出它的边缘

收藏一支五月兰

传说,赣水那边红一角的时候
你便开了,五月兰
枝蔓上有狂飙扫过的雷电
根茎上有悲歌的火焰
花瓣上有红军的血迹

五月兰,开在崖壁上
是为迎接任何一个自由的脚步

我由爱着这片热土而爱你
又因你的花期而爱你
收藏你的惊艳和香魂
不为别的什么
是在今天的光荣之上安置一段
历史

五月兰,开在崖壁上
你会说话,告诉我生与死的秘密

听那竹雨,听那风声

五月雨,落在竹林里
有风狂摇在竹梢上
是郑板桥笔下的那一声疾呼吗

从这里,从那里
雨伞撑住雨丝,脚上沾满泥巴
一行行写在心火上
木屋,田垌,路上,桥头
长满滴水的眼晴
那目光盖过疾驰的雨林

江河,山峦,树木
不动声色的安宁
听那竹雨,听那风声

◎诗选萃

我们
徐丙奇(南京)

走过茫茫的雪野
我们捡起了一根
湿漉漉的松枝
在身后的积雪上
画了一个大大的圆
你说 像个爱心
我说 它是一只
被咬了一口的苹果

天际线的消失处
霞光柔和
冰雪还在融化
顺着芦苇的根须
滴哒 滴哒

这样的日子
我们很想年轻
手牵着手
一起再走走

叶子驮着露珠入梦(外一首)
邵顺贵(淮安)

一滴露珠落下
叶子微微地一颤
那是叶子在邀露珠入梦

叶尖恰似指尖
轻叩梦的
门扉
别将斑驳疏影落了一地

前世
露珠和叶子定然有未了的情
无需梦里寻它千百度
在漆黑的夜
上演着相见欢

颤动的叶子难掩其风韵
微颤令露珠
久久地不曾滑落

相逢
还是那片星光
那弯月

给我一副炊具把生涩的
追忆煮熟

叶虽落仍保持心的形状
为严冬捧着一片热心
枝虽枯却时刻准备着划燃
一道火焰

枝和叶在灶膛里
用火演绎着
生命的绚丽

炊烟一缕牵出了
儿时的记忆
袅袅的炊烟是在漫解
乡思的结

炊烟
无风时一柱擎天
风猛烈时又横亘于半空
为游子铺一条盼归的
天路

追忆像一滴水
一煮就沸
给我一副炊具
让我把生涩的追忆
煮熟

云飞总比水流更快捷
我想把一滴水煮成彩云
让它四海为家

我不煮光阴
只用炊烟为冬日的河山
着墨

夏天的回忆
夏复田(安徽)

出梅入夏
接花枝的电话
说有三阵风
从南方过来
避暑

我用音序查字法
查滂沱的消息
尔后用部首查字法
查缠绵的悱恻义

用餐时刻
神仙饭店的伙计说
把酒赶出去
把醉留下
冰镇

空原封不动
风吹白玉米
一个偏旁
从新华字典里掉下
一串钥匙的绿

冬至·忆父亲
徐育兵(泰州)

悄悄地,冬至了
田野的话语越发的少了

曾经,您的一声吆喝
那些草木恭恭敬敬地敬礼

哪怕是一声呵斥
它们也会争先恐后地认错

可是,您远去了。它们
只能哆嗦在苍茫的岁月里

谁说草木无情
曾经爱喧闹的此刻都低头不语

悄悄地,您从田野走了
这些孩子成为孤独的观众

父亲的鼾声
仇璞(甘肃)

我在大年初一才赶回老家
错过的事物注定只有等待来
年实现

比如一顿饺子
吃在除夕才叫年夜饭
还有未曾看到的烟花
燃放在新年的夜空
才叫辞旧迎新
二弟照例忘掉了摆放母亲的
遗像

这让供桌上看起来不怎么庄重
我翻出母亲的旧照片
擦拭她的额头
为她揩净身上的灰尘
入夜,我睡在父亲身边
我八岁之前的所有新年
我和父亲,母亲
我们一家三口就是这样团圆的
现在终于又团圆了
相隔三百多个日夜
此刻我才和父亲离得这么近
我能看清楚他张口时露出的
三颗假牙
他在梦呓里反复念叨着没回
家过年的孙子
他鼾声悠长
就像一辈子在山路上负重行
走时砸下的呻吟
全部又活过来

霍禹甬的诗 (四首)

卖红薯的老人

卖红薯的老人
在集市的一隅
萎缩得也像一个红薯
苍皱得发红的手
红薯似的

递给人们总是秋天的香甜
而秋天的风雨
全被他揣在身上
卖红薯的老人
你看他在无人时
总是擦双眼的泪水

村西的夕阳

当夕阳已上林梢
当夕阳已落湖畔
当夕阳已临山巅
那每一块石头
那每一条河流

那每一个劳碌晚归的人
都是我思念的伤口
把远方点燃
让远方不但活着
而且美好

菊花

菊花
我和菊花站在一起
人们的眼睛都看向菊花
菊花的每个花瓣
都是岁月风雨的皱纹
虽被苦寒扭曲的脸

可面对我们和未来
始终怒放
人们为什么这么忘神专注
是看到了一张张曾经熟悉的脸
菊花在寒露中仍对我们微笑
可能也认出我们

冬天的一棵树

冬天的一棵树
在寒风的劲吹中不倒
在霜雪的倾压下不倒

龟裂着皮肤
站成旷野
站成天空
让冬天也能活着

冬天中的一棵树
当弯腰驼背
当倒下去的时候
便是死去
这真像一个人

冬天里的一棵树
在飘飘大雪中
让我提前看见春天

初冬叙事 (三首) 李光涛(北京)

当雪落下

天气预报说马上有一场大雪
将要落下
所有人都停顿下来,飞鸟屏住
呼吸
大地慵懶昏沉
有几株橙黄的银杏枝叶招展
举着太阳金色的旗帜
拒绝完全沦陷

是哪位神仙高人
苍穹之上,飞针走线
一响的功夫,织就巨大的纯棉
幔帐
弥补了女媧遗漏的裂痕
雪落下的那一刻,天地炫白
没有画面,不立文字
却已经情意盎然

一粒种子落在泥土里

一粒种子落在泥土里
一粒种子,就是所有种子
落入了一辈子打交道的泥土里
钻石一样的智慧,和大地生长

一粒种子引燃的稻田,结穗时
弯下的腰身
一粒稻米喂大的灶台,袅袅升

起的炊烟
都是一次深深的鞠躬敬意
思念

春天来临的时候
我听到你和你的所有种子,
所有的心灵全都敞开,
所有的仓廩纷纷溢出来。
我透过所有种子的明亮眼睛
看到了一场盛宴,面包和葡萄酒

所有种子都在破壳
泥土里溢满了回想和呢喃
一遍遍强调,你捎给我们的一
句话

也是你常说的一句话
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
种子

注:悼念袁隆平院士。

自山上回望

凤凰岭上青山如黛,与悠悠白
云相伴
曲径通幽处,只等有缘人的脚
印履痕
整块石头射出的厚重信仰
需要一生的虔诚去穿透
龙泉寺偎依在大山怀抱,如孩
童入怀

寺院内苍松翠柏束腰而立
倾听了上千年的木铎诵经声

此刻 我只关心身后的烟火
是否璀璨
为什么 我忍不住回头张望?
我在张望——我最爱的人
正在一扇明净窗户后的灶台上
挥笔制浆,铺筷添饭
在最可亲的灯火里,等待归人
我唯有深吸一口历久弥香的
烛火之气 为你口吐芳菲

李光涛,现居北京。管理
学硕士,大学时开始在国家级
及省级刊物公开发表散文、诗
歌、小说等作品上百篇(首)。

